

典雅派古言代表人

万千风华

倾情巨献

她是女扮男装名动天下的少年左相
他是声名狼藉权倾朝野的奸佞右相

左相与右相，激情演绎华丽对手戏

以天下为聘，五湖四海九州为礼，
铺设千里红妆，嫁否？

风华无双



别与本相说天下，
天下不及一个她！

万千风华
WANJIANFENGHUA
WORKS

著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风华正茂

FENGHUA
WUSHUANG
WANKIANFENGHUA
WORKS
万千风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二卷·
FENG HUA
WU SHUANG
千里红妆

「你来，说明你对我还有爱。我未死，此情未断，再见乃是缘分。你恼怒，可见你对我并非心如止水，你完全可以气我恼我甚至是恨我再一次算计了你。但云儿，既然爱未殇，情未断，恨未逝，缘分未尽，你何不再重新问问自己的心，再给我一次机会可好？」





FENG HUA WU SHUANG

第一章

滴血验亲

金碧辉煌的朝殿，庄严而又肃静。

初升的朝阳，灿烂的阳光似万千金丝斜射进殿内，为整个大殿镀上了一层璀璨的金色。

入殿后不久，一声“皇上驾到”骤然响起，紧接着，一袭明黄色龙袍加身的东申泽步履沉稳地踏上了銮殿，在金光熠熠的龙椅上款款落座，俯视下方。只见，那一片三呼“万岁”的跪拜中，唯为首两袭白衣只略微躬身。

“免礼！”东申泽开口，两个字音声平稳而有力。

“谢皇上！”

文武百官齐声谢恩，再纷纷站起身来。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小鹿子一板一眼的声音，紧随着响起。

“皇上，臣有本启奏。”左侧一官员立即躬身出列，再上前一步，大义凛然地拱手禀告道，“右相府中，有家丁驾马车上街，仗着右相权势在城中为非作歹，请皇上务必严惩。”

“不就是家丁驾马车上街嘛，这么小的事有什么好提的？”东申泽显得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皇上，话可不是这么说，那名家丁根本就是仗势欺人，若他撞伤了城中百姓该如何？若撞伤了孩子又该如何？甚者，左相经常独自一个人徒步上街，若一不小心撞伤了左相又当如何？左相，乃是我东清国的顶梁柱，若左相有个什么伤痛，将

对我东清国造成极大的损失。右相一向挤压左相，或许不排除右相有意想要伤害左相的嫌疑。所以，为保证左相的安全，也为排除右相蓄意伤害左相的嫌疑，请皇上务必严惩右相府中的那名家丁。”躬身的官员神色严肃，一字一句说得唾沫横飞。

云止与宫宸戈听着，一时不约而同侧头望去。

这时，右侧之中也出来一名官员，但见他上前一步，与左派官员并肩而立，再躬身对着上方的东申泽禀告道：“皇上，臣也有本要奏。”

“说。”东申泽将目光落向右侧走出来那名官员。

“皇上，昨日清晨时分，左相府中的小厮上街买菜，与右相府中的小厮发生争执，左相府的小厮就是宁愿买下整条街所有的鱼放生也不愿让一条给右相府的小厮。”

东申泽正喝着茶，一口茶水不小心噎住，险些吐出来，“爱卿，你到底想说什么？”

“皇上，相比较而言，为东清国出谋出力更多年的右相，更是我东清国的顶梁柱。右相想吃鱼，左相府的小厮却故意作对，不让右相府的小厮买。右相因想吃鱼时却吃不到鱼，便很有可能心情不好，心情一不好就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处理朝政，如此一来将会对我东清国造成更大的损失。左相一向处处与右相作对，或许不排除是左相暗中有意思吩咐，故意针对右相，从影响右相心情这一细微处来慢性毒害右相。所以，为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或是类似的事，也为排除左相心胸狭窄、有害人之心的嫌疑，请皇上务必严惩左相府中的那名小厮。”右派的官员更是神色严肃，一字一句说得更是义正词严，仿佛就是这么一回事。

云止与宫宸戈听着，一时间，再度不约而同侧头望去。

上方的东申泽，顿时一口茶水毫无形象地喷了出来，笑声不断。半晌，咳嗽数声，东申泽努力维持一本正经的模样，望向下方那两袭白衣道：“两位爱卿，此事，你们怎么看？”

云止只想说，这些官员也太有才了，这样的小事也能被他们扯到国事与谋害上来。

宫宸戈不觉轻微咳嗽一声，在东申泽神色“认真”的询问下，似笑非笑地侧身望向云止，意味深远道：“本相又岂会谋害左相？为了洗刷本相的嫌疑，也为了避免左相哪一天在街上被马车不小心撞到，本相回去之后定严惩那名家丁，再将那名家丁送到左相府中任由左相处理。”

云止也望向宫宸戈，在宫宸戈话音刚落之际，莞尔一笑，不徐不疾地衔接而上

道：“本相竟从来不知右相喜欢吃鱼，而且一旦吃不到就会心情不好。为了洗刷本相谋害右相的嫌疑，本相下朝回去后定让家丁马上买一百条鱼送到右相府中，右相以后可以一天一条慢慢吃，剩下的也可备不时之需。”

四目相对！

斜射进殿内的璀璨阳光下，他嘴角不觉轻微抽搐了一下，而她红唇微勾，划过一抹嫣然笑意。

上方的东申泽，一边品茶，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下方那两个人不见火光的针锋相对。半晌，东申泽不觉笑着点了点头，一副很是满意的样子道：“难得两位爱卿如此明理，以后，可要好好地齐心协力，为我东清国出力才是。”

“皇上说的是，本相以后，定与右相好好地‘齐心协力’。”

“皇上说的是，本相以后，定与左相好好地‘齐心协力’。”

异口同声，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转回身，动作一致地对着上方的东申泽拱了拱手。

左右两派的那两名官员，也紧接着躬身一礼，然后相看两相厌地互瞪一眼，一拂衣袖转身回到各自位置。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小鹿子在众人皆归回了各自的位置后，见所有人都没有什么要再禀告的，于是，便上前一步再次高昂出声。

这时，只见朝殿外快步跑来一名侍卫。

那侍卫进入殿中后，对着龙椅上之人就屈膝而跪道：“皇上，周副将求见。”

东申泽正准备起身离去，闻言，又重新坐好，忍不住稍稍打了个哈欠，明显有些困乏地开口道：“宣。”

话音甫落，侍卫一个起身退出朝殿。随即，只听朝殿外骤然响起太监直冲云霄的高昂声音。那声音，如喷呐般一层一层穿透打开的宫门，余音缭绕皇宫的上空，“皇上有旨，宣周副将觐见。”

片刻后，一身形魁梧，身穿盔甲，年约四十岁，面上带伤的中年男人虎步生风进入殿中。

“末将周少林，参见皇上！”进殿之人，在殿正中央屈膝而跪，出口的声音洪亮有力，一如整个人的身形外貌带给人的那种粗犷感觉。

东申泽没开口让人起来，居高临下皱眉问道：“你不是镇守边关吗？怎么突然回朝了？”

“皇上，一个月前，您下令让赵将军带兵前去镇压东丽山山上出现的那帮匪

徒，末将跟随赵将军一道前往。可是，那帮匪徒实在厉害，所带的那一点点兵马根本不够，甚至还被、还被那些个匪徒反包围了起来。末将孤身一人在众士兵的掩护下冲出重围，想要到邻近的城池调兵相救，可临近的城池县官根本不信末将的身份，也无任何将领敢在无皇命的情况下带兵前往。所以，末将只能只身进皇城，还望皇上能够再多派一些兵马。”中年男人低垂着头，掷地有声地一字一句回道。

东申泽并不知这一件事，他每天除了上上朝，朝政基本上全留给左右二相处理了。

云止听着，眉宇一皱，这件事她是知道的，乃宫宸戈所处理。当初，有官员将这件事给禀告上来的时候，并没有详说，宫宸戈便将其只当成是一些啸聚山林的普通匪徒作乱来处理，没太在意，只派了一名将领带着一行兵马前去镇压。如今，那一行匪徒竟反过来包围了官军，这其中……

宫宸戈亦皱了皱眉，对上东申泽那疑惑的眼神，拱手道：“皇上，这件事是本相大意了。不过，”他语气一转，“连一帮匪徒都解决不了的将领，我东清国不养这样的废物，本相再另派人前往。”此言一出，言下之意便是要取了周副将的性命，以及那位被困的赵将军之性命。

周副将对于要杀他无话可说，不过那赵将军……“皇上，此事都是末将疏忽，不关赵将军的事。”

云止听着，倒不由多看了一眼面前的魁梧男人。之后，认真地思量再三，云止上前一步，对上方的东申泽拱手道：“皇上，这件事恐不同寻常，若只是普通啸聚山林的匪徒，一般连反抗都不敢，又岂会反过来围困官军？另外，赵将军与周副将虽办事不力，可右相也有着难辞其咎的责任，是右相没有事先好好调查清楚，完全不当回事处理，才演变成了现下这个样子。”

“左相的意思，是想本相来承担这个责任，治本相的罪？”

宫宸戈听着云止的话，侧身望向云止，淡然的神色波澜不起，可殿内的气息却是刹那间明显一变。

云止也侧身望去，红唇微微一勾，神情不变，丝毫不受殿内气息变化的影响，反唇相讥道：“右相，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本相可没这么说。”

没有这么说，可那弦外之音明明白白就是这个意思……四目相对，宫宸戈面色微沉。

上方的东申泽看着下方那一幕，看着下方那两个人面对面对峙，一时间，不由得端起茶盏，慢悠悠品茶起来，神色中透着一丝好整以暇看好戏的神态。

左右两派的官员，在这个时候纷纷上前，各执一词，争吵成一片。

良久，东申泽一边继续品着茶，一边不紧不慢地开口，对着下方的云止与宫宸戈道：“好了，现在并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左相右相，这件事，你们觉得该怎么处理好？”

“皇上，本相愿亲自前往一趟，前去看个究竟。”云止转回身，对东申泽拱手道。

“左相，这种小事，何需劳烦到你？”

宫宸戈紧接着开口，话语中的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并不想云止前往。

云止似乎没听到宫宸戈的话，继续对着东申泽拱手道：“皇上，冬日刚过，春耕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时节。去年，我国收成不好，不少地方闹了灾荒，朝廷尽管已在第一时间派了官员前去开仓赈灾，可还是有不少百姓饿死街头。此次，本相亲自前往，镇压了匪徒后，可趁机巡视我国的农耕与水利，尽量避免再发生去年之事。”

东申泽认真想了想，点头道：“那左相便去吧。”

“皇上……”

“谢皇上！”

宫宸戈开口，很明显要说什么，但却被云止一下子给打断了。

云止紧接着道：“皇上，事不宜迟，本相即刻就启程，前往东丽山。不过，本相对东丽山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希望皇上能将周副将交给本相处理。”

“随你，你要就自己带走。”东申泽再打了个小小的哈欠，随口说道。

“谢皇上。”云止又一躬身，唇畔笑意一划，这件事便如此决定了下来。至于本该治罪的周副将，她故意将责任往宫宸戈身上一推，一个迂回，现在算是暂且救下了他，保住了他的性命，给了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而她此次之所以会主动要求出去，除了此刻口中所说的镇压那帮匪徒与巡查农耕和水利外，其实，还有另外的目的。云泽天以及景夕，她已经有好久没见他们了。当年，她原本想立即为云泽天翻案的，可是，他却说还不是时候，她的根基还不稳，于是，翻案洗刷清白一事便一拖再拖，拖到三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

云止离去，金碧辉煌的朝堂上，左侧首位的那个位置便空了出来。

此后，每日朝堂议事之时，站在右侧首位的宫宸戈，都会不经意地侧头望去，复又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无形中，总感觉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似的。

皇帝东申泽也时不时地望向那个空了的位置。

殿堂上，没有了云止在场，左派的官员明显安分了不少，无形中衬得右派官员极其嚣张。

东丽山位于东丽城与东华城之间的那条官道旁，临近东丽城。自从半年前开始，东丽山上便时常有匪徒出没。起初，那些匪徒还只是偶尔下山拦截过路的商客与行人而已。可后来，也就是近段时间以来，那帮匪徒的胆子越来越大，竟时不时跑到东丽城城外一些小村庄与小城镇打家劫舍。村镇内的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纷纷进城到县衙告状。

东丽城的县衙内，马不停蹄赶来的云止端坐案桌前，凝眉听着县官事无巨细的禀告。

“如今，可有赵将军一行人的消息？情况如何？”在下方那名中年县官口干舌燥说完之际，云止开口问道。

县官立即摇了摇头，快速地回道：“禀左相，赵将军一行人自从深入险境，想要釜底抽薪地端了东丽山匪徒的老巢却不幸反被围困后，下官便再没有赵将军一行人的消息了。之前，下官也曾派人暗暗地潜入查探过，可查探的人始终未带回任何消息，也不知是否……”

云止明白县官后面未说完之话的意思，只是，那东丽山上到底是怎样一行匪徒，怎么敢如此嚣张？

“左相，您日夜兼程前来，一定舟车劳顿，此刻天色已晚，不如且先在下官的府邸休息？下官这就让人前去安排？”半晌，县官见上方端坐之人依然沉默不语，不由小声询问道。

云止闻言，抬头看了看外面渐渐黑沉下来的天色，点了点头道：“那就劳烦你了。”连续几日日夜兼程地赶路，身体确实有些疲惫与劳累了。

东丽城内，酉时刚过，东南西北四城门便严严实实地紧闭了起来。

云止暂且在东丽城县官的府邸宿下，至于那名一道前来的周参将，则早已经带着云止的令牌前去临近的城池调兵。三年来，云止如今手中握有东清国三分之一的兵权，可任意调兵遣将。

东丽城县官热情款待云止，一桌子的佳肴美味怎“丰盛”二字足以形容？

灯火通明的宽敞明亮大厅内，云止端坐首位，东丽城县官小心翼翼地陪坐在云止左手下方，“左相，下官还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节目，不知您喜不喜欢？”说着，

东丽城县官拍了拍手。

片刻后，但见夜幕下，大厅大门外，一行妖娆多姿的美人鱼贯而入。

云止对此，早已经司空见惯。一边慢条斯理地继续喝着酒，一边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歌舞。只是，这样的饶有兴致之下，目光早已经不动声色地一圈环视下来。古玩字画，丰盛佳肴，歌姬美人，婢女小厮成群……依照东丽城县官每年的俸禄，他何来如此多的钱供其铺张排场？

“左相，那些全是身家清白的干净女子，若您有看上……”东丽城县官见云止看得专注，目不转睛，以为云止喜欢，于是，趁机意有所指地说道。

“确实都是些长得不错的女子，不过，比起皇城的那些女子来，还是欠缺了那么一分……”云止闻言，不觉兴致阑如地摇了摇头。而后，不紧不慢收回视线，明确表示自己不感兴趣。

然而，这神色与言语看在听在东丽城县官的眼里耳中，却只当是看不上那几个歌女而已。

饭后，云止谢绝了东丽城县官准备的其他余兴节目，独自一个人回房间准备沐浴休息。其心中，已然有所怀疑东丽城县官是否贪污受贿，不然今日所看到的一切实在有些解释不过去。不过，这件事不急，等她处理了东丽山山上那帮匪徒后再慢慢调查也不迟。

一行小厮将热水提进屋内，灌入屏风后的浴桶中。

“下去吧。”眼见准备得差不多了，云止淡淡地挥了挥手，示意小厮们可以下去了，顺便带上房门。

房门，缓缓地合上，发出吱呀的声响。云止看着，转身进入屏风后，再褪去自己身上的衣袍悬挂在屏风上，慢步踏入浴桶内。

安静中，云止闭上了有些困乏的双眼。

白色袅绕的湿氲雾气，无声无息自浴桶中散发出来，飘散弥漫了整间明亮的屋子。

时间，便在这样的安静中慢慢流逝。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忽然，只听一道隐约的脚步声自门外传来，紧接着紧闭的房门被人轻轻敲响，女子轻柔的询问声随之响起，“左相，请问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下去吧。”

云止裸露的后背倚靠着身后的浴桶边缘，淡淡开口，没有睁眼。

话音甫落，外面敲门的女子非但没有转身离去，反而徒自推开门，轻手轻脚地

走了进来，再反手合上房门。

云止眉宇轻微皱了皱，侧头望去。一面半透明的白色屏风相隔，可朦朦胧胧看见此刻出现在房间内的女子身姿曼妙，妖娆可人。

“左相，小女子奉大人之命前来伺候左相。”女子边说边走向屏风。

云止此刻，如何还能不知此女子乃是东丽城县官特地为她准备的？只是，她并没有要，对方却自作主张。刹那间，云止的眸中不觉闪过一丝淡淡的不悦与冷冽。

随即，云止站起身来，手一拂屏风上悬挂着的那件白色衣袍。

但见那宽大的白色衣袍在半空中翩然展开，再柔柔顺顺地覆着在了那具出水的纤细身躯之上。

“左相。”女子才刚走到屏风旁，屏风后的人便已经衣袍整齐地走了出来。看见云止的那一刻，女子双眸睁大，呼吸不觉微微一窒，整个人都呆站在原地再无法动弹。原本，还只当是父亲骗她，但没想到亲眼所见之下，要远比父亲所描述的更加俊美。一时间，女子再也无法移开视线。

“出去。”云止停下脚步，负手而立，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女子低垂下头，心中一下而起的波澜，使得她丝毫没听出云止话语中的严厉。

“本相的话，别让本相说第二遍。”云止蹙眉，一字一顿，一股低沉的气压伴随着话语倏然笼罩下来，刹那间，袅绕在屋内的湿氲雾气都不觉丝丝缕缕地硬生生凝结了起来。

女子这才回神，本能抬头时，那一眼吓得浑身一颤，脚步抑制不住就往后退去。

云止在女子离开后，转身上床休息，并未将这一小插曲放在心中，随即暗暗思量起东丽山那帮匪徒。

第二日，朝阳初升，阳光明媚。

春日的气息，生机勃勃，轻风拂面，令人不觉一阵心旷神怡。

东丽城县官早早候在院外，昨夜听自己女儿的话，房间内之人似乎有些不悦了，生怕一个不小心给得罪就不好了。

云止早忘了昨夜之事，在东丽城县官战战兢兢的神色中用过早饭后，便让他找两个熟悉地形的人带自己前去城外一趟。关于东丽城的地形，她在来时的路上已经再三地看过地形图，不过再怎么看地形图也还是需要实地考察一番。她一贯喜欢准备好了一切后再出手，而一旦出手就绝不容有失。另外，周参将前往临近的城池调

兵，也至少需要三四天时间。

山峰之上，俯瞰四方。

“你们都是东丽城的人，县官他平日里待百姓好吗？”良久，负手而立的云止一边继续审视四周，一边随口对着身后陪同而来的那两个人问道。

身后的两个人相视一眼后，低头回道：“县官待百姓很好。”

云止听着，回头望去一眼。

那一眼，云止敏锐地捕捉到身后的两个人在回答时的那一丝闪躲。

云止顿时心下明了，便不再说什么。这时，只见前方的半空中，一人肩上扛着一白衣人，向着这边飞掠而来。

“楚少扬，你已经追了老子整整一夜，你确定还要继续追下去吗？”肩上扛着白衣人之人，一边继续运轻功飞快往前，一边挑衅地回头开口。

“你这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采花贼，我今日若不杀了你不姓楚。”

后方，一袭紫衣的年轻男子紧追不舍。那略染血渍的衣袍与苍白的面色，不难看出他身上受了伤。

“那就要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若你再追不上，老子可要找个山洞，开始好好享用这个女人了。”说着，肩上扛着白衣人之人飞一般自云止前方掠过。

一袭紫衣的年轻男子紧接着一晃而过，对于下方山峰上的几人只略侧眸一望。

云止的目光随着半空中那两抹身影一路望去，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陡然多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微弱香味。那香味，仔细一辨……是春药。

云止看着看着，反正一时闲来无事，便准备助那紫衣年轻男子一臂之力，采花贼确实人人得而诛之，“你们且在此处等着本相，本相去去就回。”

话音甫落，云止足尖一点，一个跃身，便翩然紧追前方那两道已渐渐远去的身影而去。

肩上扛着白衣人的采花贼轻功极好，一边不断地暗暗往身后的空气中洒下春药，一边时不时回头向身后的楚少扬挑衅，引楚少扬开口，从而令楚少扬呼吸进自己所下的春药。

楚少扬紧追前方的采花贼，受伤的身体略显吃力，并未及时察觉到空气中那一丝异样。

云止转眼间追上。整整三年的时间，除了有志于朝政，一步步坐到左相这个位置外，她并没有荒废自己的武功。相反，三年的时间，已然让她的武功远胜过

当初。

采花贼见多了一个人追，并且对方轻功甚至在自己之上，于是立马加快了速度。

楚少扬侧头望去，只见转瞬间与自己并肩的那个白衣俊彦，衣袂飘飘，银丝绣边的衣袍在半空中翻涌起一道又一道深浅不一的弧沟，侧脸的轮廓……他一直以为，他七哥已是这世间最俊美的男子了，但没想到眼前之人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前掠过时所侧眸的那一眼并未看清楚。

“楚公子，既然身上有伤，不如先停下来休息休息。一个小小的采花贼，本……在下为你捉来如何？”说着，云止的速度陡然一个加快，便倏然越过了楚少扬。

楚少扬看着，一时间，非但不停下来休息，反而也加快了速度，仿佛不甘示弱。

一眼望去，只见眨眼间远去的半空中，一道肩扛人的身影飞速在前逃窜，两道身影紧追在后。朝阳洒落，衣袂飘飘间，白衣如雪，紫衣飘逸，竟自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采花贼回头，眼见就要被追上，于是，一咬牙将肩上好不容易掳来之人用力往后丢去。

“楚公子，这姑娘就交给你了，采花贼交给在下。”伴随着话语，云止一个侧身，轻巧躲过前方迎面而来的那具身躯，继而再在半空中一个空翻身，身形一晃便翩然挡在了采花贼前方，阻断了采花贼去路。

楚飞扬一把堪堪抱住迎面而来之人，再抬头望去时，便被面前“男子”的绝世风华所倾倒。可以说，有生以来，他还从未曾见过比此刻前方更加优雅潇洒、风度翩翩的男子。但见“他”负手凌立半空中，白衣如雪，衣袂飘飘；身量修长高挑，笔直如竹；腰间束一条白色云纹腰带，配一块半手掌大的圆形羊脂白玉；一双皎皎潋潋的明眸，清澈如剔透琉璃却又深不见底；粗一分嫌粗，细一分嫌细的长眉，俊秀逼人；唇畔，含着一抹若有还无的优雅之笑；一头乌黑如缎的长发，用一根雕工简洁的白玉簪简简单单束起。

刹那间，楚飞扬的呼吸不觉微微一窒，浑身抑制不住地猛然一震！

在楚飞扬目不转睛直直打量着云止的同时，云止又何尝没有打量楚飞扬？波澜不起的眸光，掠过前方被她阻断了去路的那个采花贼。只见，后方面色略染一丝苍白的那一袭紫衣年轻男子，衣袂飘飘，周身浑然天成一股尊贵之气。容颜俊秀非

凡，大约二十一二的年纪，显然比她还要小上一两岁的样子。

采花贼去路被挡，心下不免一惊的同时，身形疾停，却也并不慌乱。贼眉鼠眼暗自转动间，忽地，趁云止与楚飞扬两个人互相打量之际，快速洒出身上所有的春药。

春日的阵阵清风，从云止身后拂来。那自采花贼手中猛然洒落出来的春药，顷刻间，便悉数迎面飞拂向了后方双手紧紧环抱着一个昏迷之人的楚飞扬。

待云止察觉过来，想要出声提醒时，已然晚了一步。

楚飞扬顿时止不住咳嗽了几声，而粉末状带着一丝隐约香味的春药，也因此被他吸入口鼻不少。

云止看着，几不可察地微微皱了皱眉，随即，凌空一掌直击向采花贼，再在采花贼反应敏捷侧身闪躲之际，一个迅疾如风上前，就快如闪电地点了采花贼的穴道。

霎时，采花贼便如断线风筝一般，向着地面坠落了下去。

所有一切，恍若行云流水，皆在转眼间发生，眨眼间完成，完美得让人忍不住拍手一赞。

楚飞扬望着这一幕，心下止不住暗暗惊叹的同时，身躯也随之坠落下去。而后，将怀中依然昏迷之人往一旁的地上一放，便飞快地环视起四周。继而，什么也顾不得，身形一晃就疾速掠向前方不远处山峰岩壁岸下一个平静澄澈的水潭。

云止看着，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竟追采花贼追出了这么远。

“公子，大侠，饶命，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发誓，真的，我发誓，饶了我吧……”

采花贼整个人重重摔在坚实的地面上，怎么也动弹不得之下，忽然一改之前的那份镇定，快速向凌立在半空中的云止求饶起来。

云止敛睫，垂眸望去，这样的男人杀了他都只嫌脏了自己的手。

“公子，千万、千万不能心软放了他。此采花贼，已经、已经祸害了不少良家女子，今日若不能一劳永逸地除之，他日定祸患无穷。”疾掠向前方水潭的楚飞扬，听到身后传来的求饶声，顿时不放心地急忙飞快返了回来，“公子，真的，你可千万不能手软。”

云止翩然落下地去，眉宇一挑，浅笑问道：“那不知楚公子有什么好建议？”

“这、这自然是直接杀了。”楚飞扬微微怔了一下后，想也不想地对云止快速回道。

“这主意倒是不错。”云止浅笑依旧，“那不如楚公子来动手，如何？在下不想……”她微微一顿，未再衔接心中的话语。

楚飞扬自动理解成为了“不想杀生”，而令人作呕的鲜血，也确实不适合面前这样如诗如画之人，“好，既然公子不想杀生，那便将他交由在下吧。在下马上将这厮带去他曾经犯案的地方，为所有受他欺凌侮辱的女子讨回个公道。”

云止点头，双眸注视着楚飞扬那张越来越红彤彤的俊脸。

楚飞扬以受伤之身一路紧追采花贼，追了几乎整整一夜，早已中了采花贼不断往后洒下的春药，刚才更是一次性吸入颇多，此刻……“公子，在下、在下……”

伴随着体内那股越来越烈的燥热，突然，楚飞扬一个转身，再次疾掠向水潭的方向。

很快，水潭的方向陡然传来扑通一声闷响。放眼望去，只见灿烂明媚的阳光下，波光粼粼、广阔平静的潭面上，水花四溅，波荡开一层又一层深浅不一的涟漪。

倒在地上的采花贼，听着刚才那番话，面色明显一变，立即拼命思索起逃走之策。

云止负手而立，望着前方那个水潭，望着楚飞扬跳落下去的地方。片刻后，她收回视线，敛了唇角那一丝笑意低头望去，锐利的双眸岂会看不出采花贼心中所想？这种恶徒，着实不需要手下留情，也正如楚飞扬刚才所言，留着这种人只会是祸患。随即，云止负于身后的右手忽地凌空拾起地面上的数块小石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准确无误地掷向了地面上的采花贼。

刹那间，直接果决而又利落地废了采花贼一身的武功。

采花贼不料，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大口鲜血猛然就吐了出来，面色惨白，“咳咳……咳……咳……”

“好好在此待着；别想趁机逃走，否则……”话，云止有意无意只说一半，但那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却早已显露无遗。话音甫落，云止不再理会地上的采花贼，一个跃身离去，白色的身影转眼间消失在不远处的山林内。

水潭中，骤然破水而出的楚飞扬快速回头望去，可原地哪还有什么白色的身影？

一时间，楚飞扬的心中不知怎么的，竟划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之意。

云止在山林内采了一些可解楚飞扬身上所中春药之毒的草药，折身返回。

波澜不起的宽广清澈水潭内，整个人都沉浸在水中的楚飞扬，先前被冰冷彻骨

的河水一下子压制下去的那股体内燥热，渐渐地一丝一缕重回身体，并且，俨然有野火燎原之势，比之前更加燥热起来。半晌，楚飞扬心中忍不住懊恼，那个该死的采花贼他下什么药不好，偏偏要下这可恶的“春药”？

“既是采花贼，那他身上所带最多的，无外乎便是‘春药’或‘迷药’这两种东西了。”突然，一道清润和煦的好听声音毫无征兆地响彻在楚飞扬头顶上方。

浸在水中的楚飞扬，霎时本能地抬头望去，这才发现原来刚才那一刻他竟不知不觉将心中的话给说出了声来。而此刻站在山峰沿岸边的那一袭如雪白衣，衣袂飘飘间，正低头浅笑向着自己望来。

一时间，楚飞扬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只是，徒然不知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若上方之人是一个女子，那他这种奇怪反应或许还说得过去。可此刻上方之人，风姿绰约，君子如玉，明明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

下一刻，楚飞扬扑通一声，再次整个人沉入了水中，久久不起来。

云止看着，轻微怔了一下，笑着道：“楚公子，在下刚刚采了一些草药，你服下便会没事。”

沉浸在水中的楚飞扬，听着头顶上方传来的话语，在连喝了好几口冰冷的河水后，终冒出湿淋淋的头来。一眼望去，这才后知后觉看见上方之人垂在身侧的手中握着几株不知名的绿色植物。原来，他刚才一眼看不到“他”，并不是“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而是为他采草药去了。

云止随之蹲下身来，将手中所拿的草药往前一递，笑容不变道：“给！”

白色的银丝绣边衣摆因着蹲下而蜿蜒拖延在身后的地面上，丰神俊雅，美不胜收。刹那间，楚飞扬只觉如沐春风，呼吸又为之一滞。

楚飞扬怔怔地望着那只向自己伸过来的手，望着那手中握着的草药，犹豫了一下后慢步走过去。

修长如玉、无瑕优美的手，在明媚灿烂的阳光下，露出半截白皙的皓腕，如陶瓷般精致美妙。

楚飞扬站定脚步，将自己湿漉漉的手缓缓伸过去。那平静的潭面上，在阳光下荡漾闪烁着的粼粼波光，跳跃地洒落在上方之人白皙剔透而又浅笑如画的容颜上，如梦似幻，晕染开层层透明的金色光晕……

云止站起身来。

不远处，被采花贼掳来的那个白衣人——琳琅，不知何时已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

睁开眼的琳琅，一眼往前望去，入眼的，便是前方那一幅如诗如画的画面。但见，一个人负手立在潭岸上，衣袍翻涌，发丝飞扬，在初升的朝阳下周身似镀着一层璀璨金光，熠熠生辉。

一时间，琳琅看呆了。

云止再站了一小会儿，见水中的楚飞扬已经没事，便直接笑着告辞离去，自始至终未曾回头。

是夜，安静的房间内，云止低头，冷静审视着案桌上平放开来的那张东丽山地形图，半晌，指尖轻缓地一寸寸抚上去。东丽山匪徒一事，事不宜迟，她还是速战速决为好。

另一边。

楚飞扬带着清醒过来的琳琅与采花贼一道回去。

东华城内，酒楼的窗边，楚飞扬独自一个人坐着发呆，连对平日里最喜欢喝的酒此刻也提不起兴致。

“二公子，你说这九公子是怎么了？捉了采花贼回来不是该高兴吗？”安静中，忽然，只听一道揶揄的声音响起。但见楚飞扬所在酒楼的雅间内，一张方桌面对面坐了两名男子。一名男子一袭玄衣，身形胖壮，年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另一名男子一袭青衣，身量修长笔直，大约也在这个年岁左右，周身隐约散发着一股淡冷之气，不过，那淡冷之气中也透着一股难掩的尊贵之气。

“九弟，你这是怎么了？”

一袭青衣的那名男子闻言，侧头望向坐在窗边发呆的楚飞扬。

楚飞扬心不在焉，没有听到后方两个人的话，心底止不住想着白天遇到的那个人，懊恼自己怎么就忘了问“他”名字。

“九弟，你到底怎么了？”青衣男子再度开口询问，音量明显加重一分。

楚飞扬顿时回过神来，回头望去。

刹那间，楚飞扬似突然想到什么，一个跃身便快速跑到了那青衣男子的身旁，继而迫不及待说道：“二哥，你帮我找一个人好不好？”

“什么人？”青衣男子略带疑惑地问道，他还从未见过楚飞扬这个样子。

“那个人，我也不知‘他’是什么人。‘他’大约二十三岁的样子，一袭白衣。对了，那白衣银丝绣边……”楚飞扬描述起云止的样子，滔滔不绝中带着一丝不知不觉散发出来的异样兴奋。而说到那“一袭白衣，银丝绣边”几个字时，青衣